

热血 + 义气 + 冒险 =

少年鳄鱼帮

VORSTADTKROKODILE

(德) 麦斯·范德葛林 著 洪清怡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德] 麦斯·范德葛林◎著 洪清怡◎译

少年鳄鱼帮

VORSTADTKROKODILE
意林国际大奖小说·励志男孩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少年鳄鱼帮 / (德) 麦斯·范德葛林著; 洪清怡译.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4
(意林国际大奖小说. 励志男孩)

ISBN 978-7-5498-1989-8

I. ①少… II. ①范… ②洪…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0140号

版权号 图07-2013-4295

Original title: Vorstadtkrokodile by Max von der Grün

© 2003 by cbj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4 by Yili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全部译文版权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给北京意林励志图书
发行有限公司, 北京意林励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委托吉林摄影出版社正式
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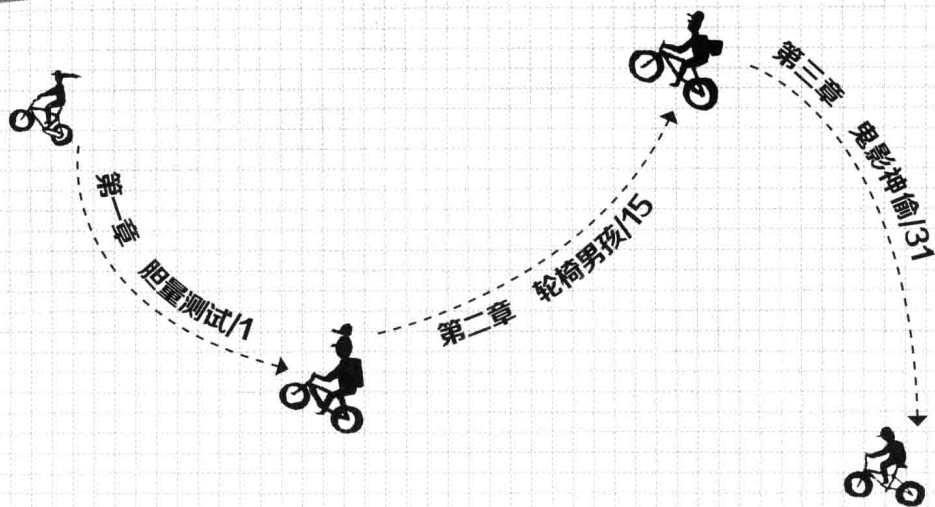
少年鳄鱼帮 SHAONIAN EYUBANG

著 者	[德]麦斯·范德葛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译 者	洪清怡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孙洪军	印 数	1-10000
总 策 划	杜 务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主 编	孙洪军 顾 平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施 岗 胡晓路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丛书统筹	牟沧浪 徐 晶	邮 编	130062
执行编辑	吕 娜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内文插图	高 蓓		发行科: 0431-86012602
封面插图	达 姆	网 址	www.jlscbs.net
美术编辑	资 源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60mm×665mm 1/1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8-1989-8
印 张	11	定 价	17.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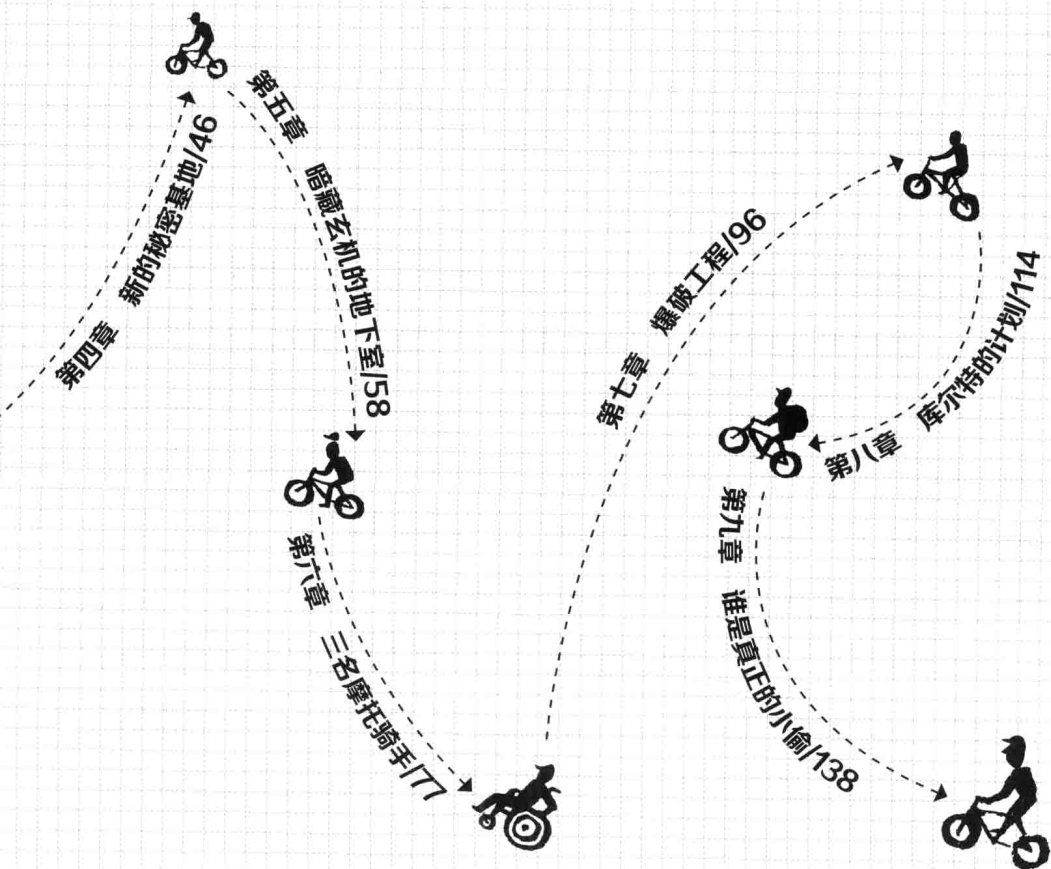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1908040

少年鳄鱼帮 VORSTADTKROKODILE



目 录 CONTENTS

青少年需要《少年鳄鱼帮》这样的侦探小说/洪兰	2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鳄鱼帮”的经验/吴敏而	5
满足少年冒险探索的内在需求/刘凤芯	7



第一章 胆量测试

“你根本不敢！你这个胆小鬼！”鳄鱼帮的老大欧拉夫大喊着。其他成员也紧跟着在一旁附和：“胆小鬼！胆小鬼！”

只有欧拉夫的妹妹玛丽没有跟着起哄。她十三岁，比欧拉夫小一岁，因为太过担心汉纳斯的安危，根本就不敢往上看。

通往屋顶有一架笔直的防火梯，高达十米。此时，九名鳄鱼帮成员围成半圆形，站在直梯下方，兴奋地望着慢慢往上爬的汉纳斯。他们正在进行胆量测试，这是加入鳄鱼帮必须经过的考验。他们戏称汉纳斯为“银河系”，因为他脸上布满了雀斑。

而这时的汉纳斯满脸恐惧，只觉得头晕目眩。他想证明自己虽

然只有十岁，却和其他通过胆量测试的成员一样勇敢，尤其是想证明给年龄比他大的男生看。

汉纳斯紧紧地抓住生锈的防火梯，根本不敢往下看。

“下来吧，别吓破了胆，你这只软脚虾！”欧拉夫又大叫了一声，其他男生也跟着放声大笑。

汉纳斯小心翼翼地扶着摇摇晃晃的防火梯，一步一步爬向屋顶。固定在墙上的螺栓已有多处断裂，他爬得越高，梯子就晃得越厉害；好几个阶梯已经锈蚀不堪，仿佛随时都会垮掉。

汉纳斯死死地盯着上方的屋顶，朝着目标移动。

当汉纳斯终于到达屋顶时，他第一次往下看，只觉得眼冒金星，于是赶紧闭上眼睛。他不想惊声尖叫，所以就用力咬紧牙根，咬得两颊都酸了。

然而，他现在只通过了胆量测试的第一关。想要过第二关，就必须爬到屋顶上，在屋脊处高举双臂，大喊“鳄鱼”，然后才可以下来。

“快！不要停！爬到屋顶上！”欧拉夫喊着。

“别害怕，银河系！”法兰克叫道。

玛丽轻声对她哥哥说：“别再叫他爬了，他会摔下来的。”

可是汉纳斯已经从防火梯爬向屋顶的排水管，接着爬上了屋顶



斜面。他趴在那里，朝着上方的屋脊缓缓蠕动。他一边用手掌抵着屋瓦，托着身体往上挪动，一边用两脚找寻支撑点。由于年久失修，许多瓦片已经风化腐蚀，他只能以蜗牛的速度战战兢兢地费力前进。有时候，就在他以为找到平衡点时，手掌下的一块屋瓦却忽然脱落，重重地砸在地上。吓得他只能趴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最后，他终于爬上了屋脊。

他气喘吁吁地趴着休息了几分钟，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挺身坐起来，举起了双臂，激动地大喊：“鳄鱼！鳄鱼！我做到了！”

下方的鳄鱼帮少年也对他高喊：“耶！你是鳄鱼帮的新成员了！银河系，下来吧！你是鳄鱼帮的新成员了！”

欧拉夫也大喊着：“干得好，酷毙了！”

可是站在他旁边的妹妹又小声说：“他肯定会摔下来的。”

“笨丫头，”欧拉夫大为光火，咬牙切齿地说，“闭嘴，你什么都不懂！”

法兰克也对她说：“你不必爬上屋顶就可以加入鳄鱼帮，还不是因为欧拉夫是你哥哥！”

这座荒废多年的旧砖瓦厂，距他们居住的鸚鵡小区大约两公里，尽管立着“禁止进入”的告示牌，但他们偶尔还是会来这里玩耍。砖瓦厂的外观惨不忍睹，旧办公大楼的玻璃窗早就碎裂，墙壁

也已腐朽，屋顶破洞连连，只要狂风怒吼或者一场大雷雨来袭，屋瓦就会被掀掉，砸碎在地上。

在这里玩耍一点儿也不安全。在好多年前，这些厂房就该拆除，据说原本要盖一座超级市场，可直到现在也没有动工。鳄鱼帮少年找不到其他适合活动的地方，只好来这里。大人禁止他们在小区的前院和后院玩耍，在街上活动更加危险。如果他们真的到院子里玩，就会听到大人这样唠叨：“你们这样会弄坏草坪，搞得到处脏兮兮的……”

紧邻鹦鹉小区的，是一座被称为“小瑞士”的小森林，可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小瑞士”是鳄鱼帮少年最主要的游乐基地，那里还有一间他们用树枝搭建的小木屋。森林管理员并不欢迎这群孩子，却也无法赶走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森林造成破坏。

但是如果有男孩想加入鳄鱼帮，他们就去砖瓦厂进行胆量测试。测验失败就无法加入。

汉纳斯觉得爬上屋顶比爬回地面容易多了，因为往下爬时，他看不见自己的脚踩在哪儿，也不敢往下看。

每次当他的手抓稳后，得用脚往下触探是否有支撑点，直到自己可以站稳为止。虽然很吃力，可是趴着的汉纳斯总算开始一点点往下滑动了。

他长裤的膝盖处已经裂开，毛衣的手肘处也磨破了。他的双手不但擦伤了，指尖也流着血，但是汉纳斯非做到不可。一直以来，鳄鱼帮少年对他的态度总像是施了多大的恩惠一样，他必须向他们证明自己已经够大了，也不是什么软脚虾。只要回到地面上，他就是鳄鱼帮的一员了，到时候就没有人敢再说“闪一边去！你这个小小点儿”。

就在这时，在屋顶最下方三分之一处，也就是汉纳斯正用脚抵着的那块屋瓦突然崩落。

原本趴着的汉纳斯渐渐往下滑。起初他还没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等到察觉自己完全失去重心，就忍不住发了狂似的尖叫：“救命！救命！我快掉下去了……”

在他滑落的同时，好几块屋瓦也跟着被扯下来，重重地落在砖瓦厂内院，接着砸碎在混凝土地面上。鳄鱼帮的少年无法救他。他们都吓呆了，一个个仰头看着屋顶，他们甚至不得不慌忙倒退，以闪避掉下来的屋瓦。

玛丽惊骇不已地咬着拳头。欧拉夫则目瞪口呆地看着上方，说不出话来。

直到汉纳斯的脚滑入屋顶排水管时，他才找到支撑点。他的手紧紧抓住一块悬空的横木。

欧拉夫终于开口大叫：“汉纳斯！你抓好！我们去求救！你要抓好！”

就在汉纳斯陷入恐惧和绝望，开始哭泣和尖叫时，这群鳄鱼帮少年却一哄而散，跑得不见人影。汉纳斯看不见他们，只能把头埋在屋顶的破洞中，声嘶力竭地大喊救命。

他期待鳄鱼帮的人爬上屋顶来救他。他越来越害怕，生锈并多处断裂的屋顶排水管也开始摇晃，不知道还能负荷多久，恐怕随时有崩坍的危险。

就连玛丽也吓得惊慌失措，跟在鳄鱼帮男生的后面狂奔，直到他们跑出砖瓦厂时，她才试图把其他人拦下来，可是这些男孩马不停蹄地跑着，仿佛有人在后面追杀他们似的。他们迅速拉起路沟里的自行车，接着一跃而上，飞也似的往鹦鹉小区急驰而去。这群鳄鱼帮少年，看起来比屋顶上的汉纳斯更加惊慌。

玛丽也骑车尾随，之后却萌生了掉头的念头，然而她想了一会儿之后，又继续骑向大马路。

她走进一座电话亭，拨打了消防中心的电话，紧张地对着话筒大喊：“现在，赶快来……他快摔下去了……马上，赶快来啊！”接着便挂上电话。

当玛丽又回到马路上时，她觉得自己仿佛听到了汉纳斯的求救

声，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距砖瓦厂已经超过一公里，大马路上喧嚣的噪音早就盖过了汉纳斯的叫喊声。

玛丽不知所措地站在电话亭前等待。没过多久，她就听见消防车的警报声，紧接着便看见一辆红色大车转了弯，消失在通往砖瓦厂狭窄的道路上。

她跳上自行车，按原路骑回砖瓦厂。当她到达砖瓦厂前方时，消防员已经搭好长梯，其中一位消防员正准备爬上屋顶。

为了不让别人看见，玛丽躲到了树丛后面，唯恐被人发现她和其他人一样将汉纳斯弃之不顾。

接着，她看见第二名消防员也登上了消防梯。他轻轻松松地把汉纳斯从屋顶扛了下来，就跟玩过家家游戏一样简单。

汉纳斯的双脚总算踏在地面上了，但他还是不停地尖叫着。

接着，他就哭了。其中一名消防员试着安抚他。但是玛丽听到另一名消防员说：“真应该狠狠地揍你一顿，实在是太夸张了！还活着就应该偷笑了。你爸一定会打死你的。”

“你有可能会被摔死，”玛丽又听见一名消防队员说，“摔死！知道吗？这么不小心！你到底在屋顶上干吗？”

就在这时，先前一直撑住汉纳斯的屋顶排水管突然断成两截，其中一截“啪啦”一声摔在地上，连消防队员也吓了一跳，连忙

向后退了几步。

“你看，我们抢救得正是时候。”又有一名消防队员说。

把汉纳斯扛下来的那名消防队员说：“看到了吗？你差点儿就这样被摔死了！简直是乱来！”

汉纳斯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对于周遭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就在他平静下来时，消防车司机说：“算你走运！你现在还活着，简直是个奇迹。幸好我不是你爸，如果我是他，非好好地修理你一顿不可，希望你爸也给你一个深刻的教训。”

尽管砖瓦厂离最近的居民区足足两公里远，但一些好奇的民众却聚集在这里。他们骑着自行车和轻型摩托车来这里看热闹。

这时，玛丽终于鼓起勇气，从藏匿处走出来，站在张口结舌观望的观众背后。她不想被人认出来。她觉得仿佛每个人都知道她就是导致整件事情发生的帮凶。玛丽一想到要是消防车晚来几分钟，汉纳斯就会发生不幸，便浑身颤抖。

“你到底是怎么跑进来的？”某名消防队员问汉纳斯。可是他没有回答。

“你是一个人来的？”另一名消防队员问，“没人跟你一起来吗？”汉纳斯仍然一语不发。

“不说就算了。”消防车司机说着，便钻进了驾驶座。

消防队的大车载着汉纳斯回到了鸚鵡小区。

当这辆红色大车停在汉纳斯家的前方，两名消防队员带着他过马路时，鸚鵡小区内顿时出现蜂拥的人潮。汉纳斯的妈妈恰巧从窗户望出去，她吓得脸色惨白，立刻打开大门冲出来，一把抱住了汉纳斯。因为太过惊慌，她完全忘了追问事情的经过。

“您一定得好好管管他，”一名消防队员说，“千万别再去危险区域乱爬了，明明立着‘禁止进入’的告示牌。他应该识字吧？”

汉纳斯的妈妈只是下意识地不断点着头，她紧搂汉纳斯，努力想掩饰自己的泪水。

“好吧，”这名消防队员又说，“我们就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这次很幸运，最后总算平安无事了。”

汉纳斯的妈妈带他进了厨房。她沉默地坐在椅子上，十指交叉互握，最后才说：“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你差点儿就没命了。”

当汉纳斯又哭出来时，她抱住他说：“算了，算了，我并不是要责怪你，可是不准再犯第二次了。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汉纳斯说出胆量测试和加入鳄鱼帮的经过。他妈妈不禁摇摇头，最后还说：“你还真会选朋友啊！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好

朋友拔腿就跑。他们根本不值得你引以为荣。”

汉纳斯的爸爸在电车站等车的时候，已经从鹦鹉小区的居民口中听说了这件事。他回到家，本来想赏儿子一个耳光，可是汉纳斯的妈妈出面阻止说：“何必这样呢？你应该庆幸他还活着。想想看，万一情况更糟糕，又该怎么办呢？”

汉纳斯可怜兮兮地坐在厨房里，不敢看他爸爸一眼。只要能够安然度过这一刻，不论爸爸提出什么要求，他都愿意接受。

“儿子，关于处罚我们就直话直说，禁看电视十四天，”他爸爸说，“不准和兔子汉尼巴玩，不准出去玩，零用钱停发十四天……”

“够了吧。”汉纳斯的妈妈说。

“一点儿都不够。你刚刚不是才抱怨那些让我们家‘少爷’入帮的小伙子吗？你看看，他们已经闯了多少祸……”

“是啊，我知道……”

“那些男孩老是在森林里捉弄残障病人，在背后讥笑他们，还骑着自行车包围女生，骚扰人家。要不然就是坐在树上向路人丢石头，还有……”

“是，是，我知道，”汉纳斯的妈妈说，“不过他们也做一些正经事。别再嫌这嫌那了，高兴点儿，至少我们的儿子……”

“还活着，对吗！”他接着吼道，“事情根本不该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差点儿就摔下去了！”

“可是我并没有摔下去啊。我现在是鳄鱼帮的一员了！”汉纳斯大声说道，几乎不再怕他爸爸了。

“这个鳄鱼帮还真有本事啊，除了惹大人生气之外，什么都不会！”他爸爸火冒三丈地说。

“他们的自行车都棒极了，而且全是游泳协会的成员，森林管理员也不反对他们在森林里搭建小木屋。”汉纳斯辩驳道。

“你最好多注意自己的功课，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他爸爸边说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

“鳄鱼帮里到底有哪些人？”他妈妈问。

“欧拉夫是老大，玛丽是他妹妹，还有彼得……”

“那个老是挖鼻孔的黑头发男生？”他妈妈又问。

“还有威利，你知道的，那个留着金色长发……”

“老是咬指甲的那个。”她又接腔。然后她边笑边说：“别人还叫他小兔子，因为他咬指甲时，就是那个模样。”

“这我倒是不清楚。不过他是游泳健将，在全市少年组游泳赛中得过三次奖。”汉纳斯回答。

“或许吧。”他爸不高兴地说。